

張注列子

一之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43
1



張註列子

列子序

藏書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

劉正興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

詩照反遊

外家舅始周

姓玉張湛祖之舅

始周從

疾用反

兄正宗

輔嗣皆好

呼放反

集文籍先并

卑政反

得仲宣家

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

錄奇書及長

丁丈反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

世無室刊

列子序

世

難乃且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並有所載而

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

保錄子忍反令無遺棄聊音穎根於是唯賣音其祖玄父

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

南僅音觀少也反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

三卷比必利反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

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

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

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

以疑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畧反物自喪息浪反生

覺音教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

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鳩反順性則所之皆適

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

明徃徃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

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

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沖虛真經目錄

姓列名禦寇或名圉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
天寶初奉旨冊為沖虛真人其書改題曰沖
虛真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
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勅加
至德二字號曰
沖虛至德真經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一日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一曰達生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
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
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
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
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也下同
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剪

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

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書可

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

音穆

公同時蓋有

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

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

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

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

符問反

命

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

音佩

不似一家

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

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反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列之於莊同出並行而太史書獨爲莊傳焉後世因以置之鴈行爾然各有所長則前後優劣之論措而不問焉張之於郭亦猶列之於莊旣以令辭乃取于玄則處度雖後不愧並馳清言之徒何其雋之相似也今本頗爲釋文所紊而發題註語後人僂入雖殷敬順亦復相淆蓋不尠矣然淄澠之水猶尚有分嘗者則善讀者自有辨焉南郭服元喬題

世德堂升

列子序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列子

張湛處度註

天瑞第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然至虛疑一而不變者非陰陽始四遷革、

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
夫唯寂然至虛疑一而不變者非陰陽
之所終始四
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鄭音布

田圃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
於物直

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國不足饑年將嫁於衛自出

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

豈假於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莫侯人吾側

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

之謙者也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不生自生者而有

化今存亡不化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生不

者固生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生者不能

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

得不生不得故常生常化者涉於有動之分常

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亡復往理無

也間陰陽爾四時爾復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

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不生者疑獨主豈可

實而驗哉疑其冥不化者往復音服後不其

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

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

故謂谷神本自是謂玄牝毗忍反老子有此無生故曰不死

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呼得

名故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之玄牝

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

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故生物者不生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

故不生也
上疑脫無
物也三字
而當作故
不生焉

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謂尸而為之者哉

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

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匱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

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

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

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生則本同於無本

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太易者未見賢通

同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

也渾成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太始

者形之始也品物既判則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貞氣形質具而未相

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

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故曰渾

離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

音淪音論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

魂淪下同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

力智反也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

無形埒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

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易變而為一謂

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為一

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變而為七七

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為七七

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為七

九不以次數者全舉

渾淪
音淪
音論
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

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

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變之始此

蓋明變化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和氣者

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

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子列子曰天地無全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

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

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

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

若溫也則不能涼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若宮也則不能商

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

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

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

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

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夫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

道肅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
 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
 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故
 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
 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
 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有味味
 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生之所生者死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
 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

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
 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者故能為萬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
 變之宗主也
 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
 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
 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
 也所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待無以生

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得名而此無名也者見百歲髑髏擗蓬而指擗音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此過反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種章勇有幾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也

之本二字
當在鳥足
之下

若蠅為鶉事見得水為鼈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北之氣相繼而也生得水上之際則為蠅蟻步田反司馬彪云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之衣張繇在水中矣楚人謂之蠅蟻之衣衣猶覆生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則為陵焉隨而變者也所生之處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此合而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言鳥足為蟻蟻也之本其未散化為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脫謂剥皮也其名曰駒音衢

世說新語
列子卷一

掇丁括反駒掇蟲名○此駒掇千日而死化

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沫猶精斯彌為食醯許兮反若酒上順輅上

下食醯順輅生乎食醯黃輓輓音况順輅黃食

醯黃輓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猷蟲名也九猷生

乎茂謀茀音蚰小茀生乎腐音權蟪音權

茀茀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羊肝化為地臯馬

血之為轉鄰也說文作鄰又作隣皆鬼火也

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鵠之為鸛鸛

之為布穀布穀又復為鵠也燕之為蛤也田

鼠之為鶡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

老榆音之為援也羊榆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

自然而變者也宜爰上蟬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此皆無

有髮其名曰類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

鳥視而生曰鵠莊子曰白鵠相視眸子不運

而風化純雌其名大畧純雄其名穉古稚蜂

司馬彪云稚蜂細膏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已
子也○罽龜鼈之類也釋小也此無雌雄而
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思士不妻而感恩
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而孕
接而生子也此後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
亦白鵲之類也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

此因蒸潤而生

醯醢

雞生乎酒

此因酸氣而生

羊

奚比

此音毗

乎不苟

此異類而相親比也

父竹生青寧

因於林藪

而青寧生程

鳥自從鑿至於程皆生生之物地

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

程生馬馬生人

人父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

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

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

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

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

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

黃帝書曰形動不

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

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以生言生必由之義也

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

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

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多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

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

乎本不父

不父當為有無始故

有生則復於不

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虛自然之數也

不生

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

無生

無形者

此無形亦先有其

非本無形者

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

我體

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

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

生者之不得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

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畫其終

惑於數也

也畫亡

精神者天之分骨髓者地之

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

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

真宅

真宅太虛之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

根我尚何存

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

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

人自生至終

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

嬰孩也少

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

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

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雖未心則物不與爭

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

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

期行乎郕

音成魯邑名

之野鹿裘帶索

先各反

鼓琴

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

音洛下同

何也對曰

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

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

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男女之

別

彼列反

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

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

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

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

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

也者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

枚刈後田中並棄穀拾之也

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

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

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

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於證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孟下

同反下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

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

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

夷故無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

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

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子貢命故無憂也

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

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

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

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

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

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

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

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

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

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內遊外同子貢倦於

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乃至於厭倦則自然

之理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

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

望其墳音墳墓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音

形如鼎又音隔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

曰死為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

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仲

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

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

之息也莊子曰太塊載我以形勞我以晏子曰

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

惡死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慎行恒懷

也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死也者德

之微也音也德者得也微者歸古者謂死人為

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

世說新語

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

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

此言假託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

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

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

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

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不免於

弱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

所去立呂反注同○以生死爲寤寐者與之弱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

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

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

將何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

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

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

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事之破礪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
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

粥

音熊

周文王師封於楚

曰運轉亡已天地

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

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覺停物豈守故

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

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故

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

谷虛丘夷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

淵實也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

謂生潛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

已死矣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亦如人自

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

世音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

有精靈者新故相換猶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不可識况妙於此者乎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

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曰天積氣耳

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

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

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

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

月星宿

音秀下同

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

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况乃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

丁仲反

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

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

音徒到反

此蹈皆踐踏之貌

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

音釋下同

然大喜

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

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

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

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

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

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

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夫混然未判則天地

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

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

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

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

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

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子列子聞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

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

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

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

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

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

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敗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微

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

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

所有而况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

問發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

積和故成生耳

性命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

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

音稅

也蟬蛻耳若

汝有則男女多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以

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

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

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

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齊之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

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

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

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

如掌反又作攘

自此以往施

延也

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

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

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

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

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噫

音熙哀痛之聲

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

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多夏方土出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

雲雨之滂

普浪反

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

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

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

自生自有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

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

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

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

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

形况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

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

反也

而有所之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

吾身同朕
有字

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
 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
 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
 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
 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眾。封殖財貨
 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
 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
 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
 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
 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
 私於理。有公私者亦盜也。耳。直所犯之異。亡公
 未至。私者亦盜也。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
 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知天地之德者。
 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
 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二

列子

張湛處度注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

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

隨世而喜耳 養

正命

正當為性

娛耳目供鼻口

焦

音焦 然肌

本又作

色

色

古旱反

黠

音每諸書無此字

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

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

隨世而竭聰明進音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

肝黷昏然五情爽惑治用德明未足以亂神也黃帝

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已

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治則性命

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音捨宮寢去直侍徹

鐘懸減厨膳退而間音閑居大庭之館齊心服

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

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

氏之國在弇音奄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

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居豈

反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

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其國無帥

所類反長丁丈反師長首主也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

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

天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

佩音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

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

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

撻音倜撻也無疥癢餘兩反疥癢謂疼癢也周禮春時有疥首疾夏時有癢疥

疾鄭玄云疥酸削也說文云疥疼痛也○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列詳

於下章疥癢酸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

霧不硌反五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

骨音骨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

逆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悟然自得召天

老力牧太山稽音雞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

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

物之道弗獲其術示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

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

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

告矣以情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

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為遐百姓號反戶之二百餘

年不輟列姑射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經山

文疑有誤

上有神人焉疑寂故吸風飲露不食五穀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心如淵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泉形如處女自粹非養而極者其天姿不侵反愛不愛北海之隅其人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之臣仙壽考之跡不畏不怒聖治世之名愿慤為之使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愆愆本又作塞

物

蓋上疑脫二子字

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合德陰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列子師時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怨也而請辭列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

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

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

本作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

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

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居將告汝姬居也

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

怨藏情者也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

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

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曾懷內

外如一不猶踰於已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

寄笑七年之後從音縱下同心之所念更無是非

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

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

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九年之後橫去聲下同

縱放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

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

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既心

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

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

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

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

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

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

司今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

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

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

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

其身則肌膚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

可幾音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

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

一本作窒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閱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

羣實蹈火不執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
也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
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
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
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
姬居音魚語魚當作吾女汝音凡有貌像聲色
者皆物也物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
與物何以相遠反于萬也向秀曰唯無夫奚足
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

先者唯自然也則物之造音作減作乎不形而止乎
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夫
得是而窮之者焉反於度得為正焉窮其終始
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
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
哉任而不執故冥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
然無迹端崖不見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壹其性養其氣一本
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其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
氣德純者豈但自

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卻卻音絃物奚自入焉自然之

則形神全一憂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

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食陵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麤以明至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智是故還音忤遇也一

欲見而見曰還於義物而不懼向秀曰醉故失

也頗迂莊子亦作還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

然無而况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

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

外故曰列禦寇為于偽伯昏無莫侯反人射

引之盈貫盡弦措杯必回水其肘上故杯水

不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方矢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當是時也猶象

木偶人形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

理而不能不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

以矜物也射而同乎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在懸垂在外

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

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郭象云揮斤猶放縱也又曰揮斤奮迅也下潛黃泉揮斤

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今汝休

然有恂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為恂目目之志爾於中

丁仲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

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

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作肥又作圯皆

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

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稱也終日夜以此為戲

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

垆外垆郊野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中

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

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薦悉

反窘奇隕反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胡可反畚音本蕡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

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苦括反遠視顧

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

不睚之睚奴革反方言云揚越之聞凡人相

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攬攬胡廣反

東人亦名推為攬攬攬蒲結反方言凡相推

又音晃晃打也攬攬攬蒲結反方言凡相推

也攬烏駭反攬攬攬蒲結反方言凡相推

攬攬攬蒲結反方言凡相推攬攬攬蒲結反方言凡相推

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莫汗反

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

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揚

餘亮反猶颺於地飢音肌骨無礪音毀范氏之黨

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反指河曲之淫

也音深腰烏恢反水曲也一本作偶曰彼中有寶珠泳音詠潛行水中

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行水底潛行曰泳既出

果得珠焉衆昉昉分兩反或云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

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

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

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

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

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

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

道商丘開曰吾亡亡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

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

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

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

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

而

世說新語卷二
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
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遷者如斯而已今昉
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
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
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
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
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
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

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
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

牧正

養禽獸之長也

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

反於偽

食

音嗣下食虎同

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鵠鶚之

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孽

音茲又音字乳化曰孽交接曰

尾

孽尾牡牝相生也

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

逝

也王盧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

一本作園魚呂

反姓毛

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

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
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
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于偽反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
致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一本作之之怒
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
順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殊性
而愛媚我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然則吾
順之故也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
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
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
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
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顏回問乎仲尼曰
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舟若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者

可教也善游者數

色據反術能也注同

向秀曰其數

道數必能不懼舟也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

反莊子

操之者也

謾起也向秀曰

吾問焉而

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謾

謾音衣與謾同歎聲也

與若玩

五貫反

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

固且道與

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實今且為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

汝說之也

數能也忘水也

忘水則無

乃若夫没人之未

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

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

神明所居

惡

音往而不暇

所遇皆以

瓦

掘探也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叟孺兒童為

藏疆之戲辛氏三秦記云漢鉤弋夫人手拳

者巧以鉤

銀銅

掘者憚

待汗

以黃金掘者

惛

惛音昏方言迷殯也互有所投者

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

本作內

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在今彭城郡

水曰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鼈之

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

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方言出溺爲承諸家直作拯又

作塘行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當

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

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

道之道當爲蹈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

將承音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

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亡

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

入與汨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汨伏而涌出者汨也偕出齊汨者水廻入

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

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

占疑

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知謂之命也仲

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

於禹悽者

承蜩

音條一本猶掇之也仲尼曰子

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

占累垸

音九司馬云謂累九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音溜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手轉審則吾處也若檠株駒

同其月反說

文作身木也李願云檠豎也株駒亦枯樹吾

本也駒音俱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執臂若槁

反空好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

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病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

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禮記儒

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

服寬而

長太

載言其上

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

也海上之人有好

呼報反

漚

音

鳥者每日之海

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

音

而不止

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

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

故曰至言去

丘呂反

言至為無為齊

在請反

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為都忘

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

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

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况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

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

未以明本耳

趙襄子率

所律反

徒十萬狩於中山

火

日藉在夜

藉

藉草不剪曰藉

燔

燔音煩

林

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

疾刃反

上時掌反

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

經涉者襄子怪而留

力救反謂宿留而視之

之徐而察

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
 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
 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襄子曰而嚮之所
 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
 也不知之極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
 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
 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
 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剗音枯心去智

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剗
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
 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
 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彊欲為之者有不
 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
 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
 物奇功異迹未嘗顯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
 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
 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
 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
 無傷殘履危險而無巔墜萬物靡逆其心入

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調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後全哉？蹈水火，乘有神巫，男曰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

曰：巫，顏師古曰：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

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

鄭人見之，皆避。

一本作棄。

而走。

向秀曰：不喜。

列子

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惑其道也。

而歸以告壺丘子。

子列

也。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無其

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與音余。

衆雌而無雄

而又奚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

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和者而後。而以道與世抗。

抗，口浪反。或作亢，音同。

必信。

矣夫故使人得而相

反悉亮

汝

向秀曰亢其一友以必信於世

故可得而相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譔音熙

子之先生死

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司馬云氣如濕灰

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

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秀曰塊然若土也

罪

本作萌乎

不謔

音震

不止

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

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

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

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

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

幾不發故曰杜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廖矣

灰然

作全

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

向秀

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之地文不猶外乎

名實不入

向秀曰任自然

而覆載則名利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
之飾皆為棄物郭象曰常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在極上起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嘗又與來明日又
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
齋齋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
以不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向秀
日居太冲之極皓然泊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心玄同萬友莫見其迹

衡平也鯢鯢音倪旋旋音桓云盤桓也一之潘音盤
也本作蟠水之盤回之誤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鯢
盤今作蟠恐寫之誤為淵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
水蟠洄而成深泉南華真經作審眾簡文云
蟠聚也流水之潘為淵潘聚也濫咸上聲爾雅云水漏出也水之潘
為淵沃沃鳥僕反水泉水之潘為淵沃沆音軌
從旁出也水之潘為淵雍音擁河水決水之潘為
淵汧音牽水之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水
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
夫水一也而隨高下

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
 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
 止觀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
 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
 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
 者常澹然自得泊平無為也
 嘗又與來明
 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
 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
 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羣
 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
 猗
 於危
 移
 秀曰無心以隨變也
 向
 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因以為茅
 音靡
 崔譔云
 因以為波
 然無所係
 茅靡當為頽靡
 向秀曰變化頽靡
 流故逃也
 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
 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
 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
 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為
 其妻
 秀曰遺耻辱
 事之近務也
 為
 反
 其妻
 秀曰遺耻辱
 食
 音嗣
 狶
 呼猪作狶
 楚人
 如食人
 向秀曰忘
 下同
 於事無親
 向秀曰無佳
 琢
 本作充反
 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則外事去矣
 份
 音然

而封戎

向秀曰真不散戎戎或作哉

壹以是終

向秀曰遂得道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已故不敢遂進

遇伯

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

音平驚

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

而五漿先饋

饋求

位反餉也○皆敬下之也

人伯昏瞽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

夫內誠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然也

成光

郭象曰舉動以外鎮人心

物外以矜嚴服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鑿西

反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瓠人特為食

食音

羹之貨無多餘之贏

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者羹食

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

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況萬

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彼將敢之齊

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

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

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

善觀察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曜適齊之與

善觀察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曜適齊之與

善觀察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曜適齊之與

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履

履九遇反關西呼履謂之履

滿矣

歸之果衆

伯昏瞀人北面

而立敦

敦音頓堅也

杖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

出賓

本作儼導也必忍反

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

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置

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

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

背理而感物求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象郭

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而焉用之感也

汝用何術

乃感物感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如此乎不困彼豫出而異者且必

有感也揺而本身又無謂也

必恒使物感已則彼我之性動

易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揺本之徒不皆相啓悟也

彼所

小言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

不能相成濟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

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

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

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奪故曰不可教

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

涓音管莊子作盟漱音中

櫛壯反

脫履本作履

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

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

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

音閑下同是以不敢今夫

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

許唯反而盱

盱

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而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

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

大白若辱盛

歎一作歡
並未穩愜
疑有錯誤

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蹙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

客舍也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

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衣

纂錦貧人煬竈口

者避竈

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

其反也舍者

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楊朱過

音宋東之

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

與虛已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

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

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

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已下者耳柔先出於已者

不與物競則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遇敵必先出於已者亡亡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

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

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

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

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順

往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

舉持其自持既無分焉余六子曰欲剛必以

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自柔不以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

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

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

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

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生之徒堅彊

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

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

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

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

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

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

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

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

媧皆古天子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

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

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

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

垂胡曼頰解頤亦如相書夏桀殷紂魯桓楚

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

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音異也黃帝與炎

帝戰於阪蒲板反泉之野帥音率熊羆狼豹貙虎

為前驅鵙鵙一本作鵙鷹為旗幟幟音熾自熊羆皆猛

獸勇闢者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

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

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

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

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

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乎依險違寒就溫

居則有群行戶剛反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

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

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思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

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

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朔解

六畜反朽又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麟

鳳毛羽之長愛逮蛸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

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

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

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

爾雅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蛾一

本作虫蟻。百獸率舞是也

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羣

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

之欲餓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

已也

馴音唇

先誑之曰與若芋

音京芋栗也

朝三而

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

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

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

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

消

姓紀名消或作消

子為

于偽反

周宣王養闔雞十日

而問雞可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實無

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頤云應響鳴顧影

行○接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

敵而必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

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

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

之以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惠盜

阿浪反○惠盜惠施之族見賢遍反宋康王康王蹠足聲欬

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

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

於此使人雖勇刺七亦反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丁仲反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

人之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

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

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
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
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
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

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
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
說服寡人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世德堂

牙痛

新

48-12281

